

智慧 福乐 智 研究 充 论文 文 选

新疆人民出版社

福乐智慧研究丛书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新疆《福乐智慧》研究会 主编

福乐智慧
研究论文选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编

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福乐智慧研究论文选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 54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2 插页 350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200

ISBN7—228—01922—9/I·645 定价：12.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文章 26 篇。内容有《福乐智慧》与祖国文化传统；对其哲学、天文学、医学、法律、伦理道德思想的探讨，文学、美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探讨；以及对作家优素甫的生活时代、生平考证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是国内近十几年来研究成果中的精华，反映出这项研究专题正在向纵深发展的趋势，逐步由“外围战”向腹地深入；由多方面多层次研究到重点突破。这批论文将开创《福乐智慧》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序

冯大真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辑的这本《福乐智慧研究论文选集》，反映了我国目前对《福乐智慧》的研究状况。各族专家学者的 25 篇论文，广泛地论述了《福乐智慧》的丰富内容和深刻思想，表明了现阶段我国对《福乐智慧》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如此，《福乐智慧研究论文选》还表明，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祖国，他的著作已经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和珍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我国，一支包括专业研究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组成的《福乐智慧》的研究队伍，尤其是一支致力于《福乐智慧》研究的少数民族研究队伍正在形成。这支研究队伍中的老一辈学者，显示了他们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中年学者显示了他们执著的追求和大胆的探索精神。这支梯形研究队伍的形成给《福乐智慧》的研究带来了希望和活力，展现了令人鼓舞的前景。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民族历史上的一颗文化硕果，是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杰出贡献，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这部洋洋 1.3 万余行的优美典雅，富于哲理和将本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熔为一体的杰出著作，显示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中亚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福乐智慧》的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是维吾尔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诗人、哲学家、思想家，他生活在喀喇汗朝由盛而

衰的转折时期，面对当时日益激化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矛盾，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构想了一幅整治喀喇汗朝的蓝图，希望以此挽救衰败的王朝。

知识、道德、法律是他设计的治国安邦的重要内容。其中知识用以激发人们的良知，道德用以规范个人的行为，法律用以维系国家的统治。这三者不但用以约束平民百姓，而且也应该用以约束上层统治者。它反映了当时维吾尔人民追求社会公理、社会平等和社会安定的美好愿望。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生活和供职的喀喇汗朝，是9世纪中叶以后维吾尔人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建立的主要政权之一，曾长期统辖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和中亚河中地区，它不仅在维吾尔历史上占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当时的宋朝、辽朝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由于喀喇汗朝的疆域正好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荟萃地区，所以形成了以传统的维吾尔文化为本源，兼收并蓄中亚和东西方文化积极因素的开放性基本格调和特色。

《福乐智慧》问世之后，曾长期被埋没和忽视，只是到了上个世纪，在一些具有良知的国外学者的努力下，才得以刊布于世。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3年，这部著作才重见天日，重放光芒。并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正式出版发行。新疆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分别于1979年、1986年出版了《福乐智慧》的汉语节译本和全译本。这是维吾尔民族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为我国《福乐智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尽管在《福乐智慧》的研究上我国学者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这毕竟只是个开始。同国际学术界对《福乐智慧》的研究相比，同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要求相比，我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同我国作为《福乐智慧》诞生地的身份是非常

不相称的。因此，继续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深入开展对《福乐智慧》丰富内容的多方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维吾尔人民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是摆在我们文学界、理论界面前的一项任务。我相信，各民族的研究工作者，一定会继续努力，在不远的将来，使我国对《福乐智慧》的研究工作走在世界的前列。

应当看到，千百年来，我国各民族中的优秀文学遗产曾经不断地激发着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陶冶着人们的情操，这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和了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开展对《福乐智慧》的研究，就是要从中继承和发扬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以及一切有利于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的积极思想和精神，团结和依靠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我区四化大业不断前进。

为此，我希望我区的文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继续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坚持在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上，不割断历史，不超越历史，更不要用现代的观点去强求古人，而应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公正地、不牵强附会地对历史问题予以评价，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

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学术民主，坚持党的“双百”方针，这是我们搞好《福乐智慧》研究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政治保证。要支持和鼓励以科学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理论研究工作大大活跃起来。这样才能造成科学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使理论研究工作开拓前进。

《福乐智慧》研究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福

乐智慧》研究能否取得重大突破，取决于多种学科的国内各民族专家、学者共同努力。这要求我们集中各有关方面的人才，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不仅需要制定长期的和近期的研究计划，也需要制定宏观的研究设想和微观的课题计划，以保证研究工作有目标，有步骤地不断发展和深入下去。

新疆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曾经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新疆的一些历史名城一度是亚洲腹地的重要文化中心。今天，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振兴中华而努力拼搏的时候，我们衷心地希望各族人民在批判地继承遗产的基础上，努力发扬我国光荣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促进我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努力奋斗，为发展和繁荣无愧于时代和祖国的各族新文化作出贡献。

目 录

序	冯大真(1)
《福乐智慧》与祖国文化传统	陈恒富(1)
试论《福乐智慧》的中国文化背景	张凤武(74)
《福乐智慧》的“爱德谷”与《论语》“仁”的一致性 ...	袁舍利(99)
《福乐智慧》的多元文化色彩	薛宗正(110)
试论《福乐智慧》的多层文化结构	郎 樱(129)
《福乐智慧》与伊斯兰文化	王家瑛(146)
论《福乐智慧》中天文学知识的意义	陈中立(172)
优素甫哲学思想的再探讨.....	买买提明·玉素甫 刘 宾译(199)
《福乐智慧》中的自然哲学观念	阿不都秀库尔·买买提依明 马德元译(213)
关于《福乐智慧》中四素的哲学探讨.....	赛买提·海比尔 任春宏译(228)
优素甫的伦理道德思想初探	吾甫尔·司马义 李建生(244)

优素甫与维吾尔文学·····	阿布都热依木·吾铁库尔	
		郝关中译(256)
《福乐智慧》的美学特征·····	余 骏	(271)
《福乐智慧》与维吾尔民族民间文学·····	吴 冶	(285)
试论《福乐智慧》的文学构造·····	热依罕	(299)
《福乐智慧》之戏剧美学研究·····	姚宝	(307)
《福乐智慧》研究与历史比较语言学·····	刘 宾	(328)
《福乐智慧》的族属及其语言·····	艾合买提·孜牙伊	
		刘 宾译(338)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生活的时代·····	刘 戈	(346)
《福乐智慧》成书年代和优素甫生年的考证·····	陈延琪	(357)
关于优素甫法律思想的探讨·····	玉素甫江·艾力	(369)
《福乐智慧》中的天文学论述·····	穆罕默德·奥斯曼	(385)
论《福乐智慧》中天文学观点的部分民族文化根源		
·····	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	
		马德元译(392)
维吾尔天文学日心说创始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	杜绍源	(405)
《福乐智慧》与维吾尔医理论的密切关系·····	孙建德	(414)
国内《福乐智慧》研究部分著述目录·····	阿孜古丽	(425)

《福乐智慧》与祖国文化传统

陈恒富

《福乐智慧》是喀喇汗朝时期用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一部长达 13000 余行的长诗。是维吾尔古典文学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份珍贵的遗产。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出生于巴拉沙衮，回历 462 年（1069—1070），他在喀什噶尔完成了这部宏伟的著作，并把此书献给了当时喀喇汗朝的统治者桃花石布格拉汗·阿勒·哈桑·本·苏来曼。

这部长诗虽然有简单的故事情节，但叙事部分所占的篇幅并不多，而绝大部分篇章则是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对话来表达其教诲、劝谕性的内容。

长诗论述了君主应如何正确地治理国家，劝告统治者要公正贤明，仁慈宽厚，遵守礼法，爱护百姓，反对贪婪昏庸残酷暴虐的黑暗统治，书中又热情赞扬知识与智慧，赞扬各种美德与善行，批评违反道德伦理的各种恶行。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与大量的处世教谕，从而相当全面地反映了 11 世纪喀喇汗朝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研究这一时期喀喇汗朝历史的珍贵资料。

长诗在艺术形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据耿世民先生研究，《福乐智慧》成功地移植了波斯、阿拉伯诗歌的阿鲁孜韵律的木塔卡里卜格律，马斯纳维形式。这种移植并非照搬，而是创造性地用回鹘语的开音节代替回鹘语没有的短音节，用其它音节代替回鹘语没有的长音节，从而使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王书》所采用的诗律能够运用到回鹘语的诗歌之中。^{〔1〕}由此可见，《福乐智

慧》从波斯、阿拉伯诗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在诗的内容方面，波斯、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作者优素甫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他在长诗的开头热情地赞颂真主、先知穆罕默德、先知的亲密同伴阿布伯克尔、奥麦尔、阿里、奥斯曼，诗中还征引了一些波斯、阿拉伯历史与传说的典故。

凡此等等，都说明波斯、阿拉伯文化对《福乐智慧》有着明显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福乐智慧》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更为深刻更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也许在表面上不很明显。但却不容忽视。因为这种联系乃是潜隐于内在文化精神之中的继承与延续。

对此，许多学者早已明确地指出。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福乐智慧》汉译本的译者郝关中、张宏超、刘宾在译者序言中就郑重指出，该书“同祖国文化的一致性亲缘关系，在作品的思想内涵上表现得十分突出”。⁽²⁾

该序言在注释中也列举了国外学者的这种看法，其中包括俄国学者 B·B·巴尔托里德，匈牙利学者万别里与杰提尤里，土耳其学者 S·麦合苏德与阿·迪拉恰尔等人的意见。

在这些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进一步探讨《福乐智慧》同祖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的渊源关系，试图确定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福乐智慧》这部杰出的宏伟诗篇时究竟有可能借鉴哪些中国古代的作品。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探讨很可能存在着不少疏漏与错误，笔者诚挚地盼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指教。

一、秦、马秦是指中国

最早指出《福乐智慧》与祖国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的是该书

的散文体序言。该序言明确指出：

“此书十分珍贵，它以秦国贤者的箴言写成，以马秦国智者的诗歌装饰而成。读此书并把其中诗歌读给人听者将因此书而受人尊敬。秦国和马秦国的学者和智者都同意这一点。在东方，在整个突厥斯坦，（以前）未曾有人用布格拉汗的语言，用突厥人的语言创作出比此书更好的作品。此书（疑应为“此类书”——笔者）在各国因其十分有用而有不同名称，秦人称其为《王君之宝鉴》，马秦人称其为《国家之眼睛》，东方人称其为《统治者的装饰》，伊朗人称其为《王书》，一些人称其为《劝王书》，土兰人称其为《福乐智慧》^{〔3〕}。”

这段话非常重要，它不仅明确宣称《福乐智慧》一书的创作征引了秦国，马秦国的箴言与诗歌，并且以得到秦、马秦学者的评价而感到自豪，明确表明了作者对秦、马秦文化的高度尊崇。

但是秦、马秦究竟所指何处，学者们存在着意见分歧。不少人认为这两个地名指中国。俄国 B·B·巴尔托里德以为秦指北部中国，马秦指南部中国。张广达先生认为，秦是指辽、马秦指北宋。^{〔4〕}

但另外一些人认为秦指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朝，马秦指和田。依据有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和维吾尔古代诗人纳瓦依、则里力的某些作品。

还有研究者认为，秦和马秦“这两个名称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的不同文献中，都会有不同的具体含义”。他们认为，在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所著的《突厥语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中，秦指辽，马秦指北宋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福乐智慧》中的马秦是指喀喇汗朝本身”。^{〔5〕}

笔者认为，巴尔托里德的意见是对的，秦、马秦确实指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张广达先生的考证是有说服力的。

张广达研究了马秦一词的语源，指出马秦源出于印度语的

“摩诃支那”一词，“摩诃”是大的意思，“摩诃支那”即大中国，他引《拉失德史》为证，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总之，摩秦一名，在穆斯林文献中……诸说虽不一辞，但其皆为中国名称则无疑义。”他又根据《突厥语大辞典》中对桃花石一词的解释做了如下的考证：

《突厥语大辞典》中说：桃花石，马秦是该国的名称，从秦到这个国家有四个月的路程，秦本来分为三部分，第一是上秦，在东部，称为桃花石，第二是中秦，称为契丹，第三是下秦，称作巴尔汗，喀什噶尔就在下秦。现在，马秦被认为是桃花石，秦即契丹。

显然，秦有两个含义：广义的秦指中国，包括当时的北宋、辽、喀喇汗国三个部分。而狭义的秦就是中秦，即契丹人的辽政权。

在《突厥语大辞典》的圆形地图上，马秦被画在最东部靠近日本的地方。因此马秦是指北宋王朝也是毫无疑义的。^{〔6〕}

值得注意的是，对桃花石一词，《突厥语大辞典》还有别的解释，在突厥语中各种巨大的古老的东西皆称为桃花石艾孜。因此桃花石汗也可以解释为古国大汗，并非马秦皇帝。“马秦”单指汉人建立的政权。秦则指辽国，是契丹人建立的国家。这一点可以《突厥语大辞典》中的下述注释为证：“秦和马秦各有不同的语言，和田人也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显然，秦与马秦的区别是指民族的不同，并非指北部与南部的区别，和田也决非马秦。《突厥语大辞典》上所附的圆形地图上也明确标明了马秦与和田的不同位置。

那么，为什么斯坦因会说马秦是和田的古称呢？这是因为，从唐朝以来，和田地区的统治者往往标榜自己是汉人，或者标榜自己与汉人的血缘关系。《宋史·于阗传》载，大宝于阗国王李圣天就“自称唐之宗属”，他们崇尚汉文化，服用汉衣冠，姓汉人

的姓。许多学者怀疑李圣天是回鹘人⁽⁷⁾，但很难说他一定不具有汉人血统。唐时西北少数民族的首领与汉人通婚是很频繁的。李圣天家族与敦煌的曹氏家族通婚是有据可考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在自己的称号前面加上秦、马秦一类字样以表示高贵。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情况直到喀喇汗朝攻占和田以后也并未改变。1001年，布格拉汗哈仑的儿子卡的尔汗·玉素甫即已占领于阗，据《宋史·于阗传》，到宋元丰四年（1081）统治于阗的黑汗王写给宋神宗的信中还称宋神宗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自称“于阗国倭罗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这里称宋朝皇帝为“汉家阿舅”明显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母系具有汉族血统。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称号前面加上秦或者马秦就不奇怪了。后世某些波斯文献或其他人的著作把和田或喀什误认为秦或马秦，大概就是出自这种原因。但我们必须明确，在10世纪到11世纪时，喀喇汗朝人所说的秦、马秦指中国则是毫无疑问的。

造成把《福乐智慧》中的秦、马秦误认为喀喇汗朝的原因还在于卷首的诗体序言。该序言中有这样的语句：

12 东方之王是马秦皇帝，
他是世界最有智慧的人。

13 他十分看重此书，
将它珍藏在国库之中。

14 作为国宝一代传一代，
珍视永不给别人。（译文取耿译本）

有人据此认为，《福乐智慧》即然是献给桃花石布格拉汗·阿勒·哈桑·本·苏来曼的。那么他就是马秦皇帝，马秦也就是喀喇汗朝了。但是问题在于这篇诗体序言并非原书所有，乃是后

人增益的。这一点只要对诗体序言与散文体序言稍作比较就可以清楚。两篇序言内容相似，不同的是散文体序言简略朴素，而诗体序言则比较华美精致。显然，诗体序言是根据散文体序言改写的，其目的是为了序言与正文体例格律一致起来。如果先写了诗体序言，就没有再把它简缩为朴素的散文的必要了。

如果仔细阅读散文体序言，语气很像是作者优素甫的自序，至少也是优素甫同时代人所写，而诗体序言的语气很不相同，它很明显是后人所作。

散文体序言是这样介绍作者的：“此书作者为虔诚的巴拉沙衮人，此书写于喀什噶尔并献给东方的君主桃花石布格拉汗，布格拉汗为此赐给他哈斯·哈吉甫的职位，为此作者以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之名著称于世。（译文取耿译本）显然，这段话的叙述是比较客观的。

然而诗体序言则这样介绍作者：

54 如今再说本书的作者，
他卓有才华，是人间英士。

55 他品德高尚，智慧超群，
内慧而外美，生活幸福。

56 他是位完美崇高的隐士，
虔诚而博学，纯净如玉。

57 他在虎思斡耳朵诞生，
出身名门，语言可做凭据。

58 他为了撰写这部诗作，
离乡背井，飘泊四处。

59 写好了初稿，拟定了顺序，
最后在喀什噶尔编撰完毕。

60 他在汗王宫廷诵读了此书，
得到桃花石·布格拉汗的赏识。

61 大汗尊崇他，赐予他锦袍，
作为对他智慧的酬仪。

62 又给他赐予“侍臣”的称号，
让他做了自己的辅弼。

63 自此后人们对他满怀敬意，
称他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两相比较，诗体序言除了对作者增加许多赞美之辞外，并未提供任何关于作者生平的新的信息。最为明显的是说作者“出身名门，语言可作凭据”，这句诗充分表明诗体序言的作者并不知道优素甫的家世。“出身名门”是以他写出了这么宏伟的长诗做为凭据推测出来的。这足以说明他对优素甫所知甚少。而且诗体序言中还有这样一些诗句：

23 作者使用汗国的语言，
撰写此书于布格拉时代。

24 前此谁曾写出这样的好书，
今后又有谁能继往开来？

这足以说明诗体序言写作时已不在布格拉时代了。证明这一点的还有：